晉文春秋

楚史檮杌

中元記補遺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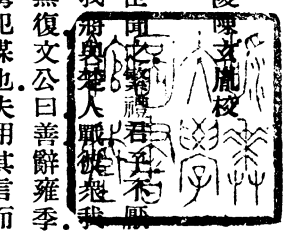
晉文春秋

撰人 陳玄胤
不詳 嵐校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逸史稗乘及祕書二十一種皆收有此書稗乘本多王衡跋一篇故據以排印

晉文春秋

秣陵陳立鼎校



謀與楚戰第一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偸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偸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鳳陵履解第二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斬顛頡第三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屦酒豆肉集於宮。一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

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愼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愼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必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顚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顚頡之脊以狥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顚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與兵伐原克之伐衞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衡雍之地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顚頡之脊也

原人降第四

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鼛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所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衞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亦降溫人聞之亦降孔子聞而記之曰一舉而兼得者信也

伐宋第五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捐籧豆第六

文公反國。至于河。令籧豆捐之。席褥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舅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三十年。乃今得反國。舅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籧豆所以食也。席褥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日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之。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不一我與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問救餓第七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當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髮繞灸第八

文公之時。宰臣上灸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灸。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爍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及灸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

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

大蛇阻道第九

文公出獵。前謳曰。前有大蛇。高如堤。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則天以戒寡人。退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伐鄴問賞第十

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召卻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卻子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

請隧第十一

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作琱。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尙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出陽民第十二

周襄王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贏者陽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黷。文不可匿。黷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黷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

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逐獸第十三

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孑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山澤。則必有丸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龜爈第十四

城濮之戰。文公謂舅犯曰。吾卜戰而龜爈。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舅犯對曰。卜戰龜爈。是荊滅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衞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王大敗。

賞館人第十五

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之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

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爲多反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闢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失麑第十六

文公逐麑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麑安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文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麑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公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之俱歸

合盟第十七

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奸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奸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奸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本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

者。猶無佐也。

學讀書第十八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烹被瞻第十九

文公過鄭。鄭公不禮。被瞻諫曰。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焉。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不如殺之。鄭君不聽。晉國既定。乃興師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被瞻而師還。被瞻曰。不若以臣予之。鄭君曰。孤之過也。被瞻曰。殺人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曰。臣願盡辭而死。公聽其辭。瞻曰。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請就烹。乃據鼎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其君。故將烹。公謝焉。乃罷而歸之。鄭以之爲將軍。

箕鄭壺飧第二十

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飧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既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飧。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飧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吾聞明主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欺也。

問帥第二十一

文公問帥於趙衰。對曰。卻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穀。公從之。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愼。先軫有謀。皆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卻穀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

用民第二十二

文公卽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尙禮以示之。乃大蒐于被廬。作三軍。使卻穀將中軍。以爲大政。卻溱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衞。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霸。

國饑用信第二十三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爲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伐衞第二十四

文公伐衞。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傅大恆。公子廬俛而笑之。文公曰。笑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西河守第二十五

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舅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問虢亡第二十六

文公田於虢遇一田夫而問曰虢之爲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不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人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登隧第二十七

文公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公怒曰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公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忍其臣者耶文公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辯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公授綏下車辭諸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疾願諸大夫勿罪也

國難第二十八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種米第二十九

文公得玄山之粟而美之。欲種之宮中。問於冀缺。對曰。臣嘗服稼穡之事矣。凡五穀必以種。今君所植者米也。種之必不能生。公曰。寡人不惠。不知稼穡。微子之言。惑其不解乎。冀缺曰。務農重穀。國之本也。君之言及此也。晉國之福也。

反國賞士第三十

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噫。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竭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且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襄王賜命第三十一

文公初立。襄王使大宰尹氏及內史叔興父賜文公命。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文公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

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封狐文豹第三十二

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裂地以分民散財以賑民

野人與塊第三十三

文公出亡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介子推第三十四

文公卽位賞不及介子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釐負羈第三十五

文公出亡。過曹。共公聞其駢脅。使袒而浴。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飧而加璧焉。文公受其飧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

燒楚軍第三十六

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者。吾是以憂。

里鳧須第三十七

文公出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文公資而亡。文公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然後能行。及文公反國。國中多不附文公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耶。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試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君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文公大悅。從其計。百姓見之。皆曰。里鳧須且不誅。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

問政第三十八

文公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弛文子宅第三十九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故也。今有司未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君必易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辭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原季辭卿第四十

文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軍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衞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

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李離伏劍死第四十一

文公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文公曰。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失。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文公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

傅謹第四十二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讒隙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闇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瞳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淩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弗怒。敬友二號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號。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

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文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文公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聲瞽瞍司火僮昏闇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卬浦而後大

弛敬子宅第四十三

文公欲弛邸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公弗取

益曰季宅第四十四

文公見曰季其廟傅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毋奪農功

問日食第四十五

文公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食之寡人學慴焉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譎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公曰善乃舉善政而行之國大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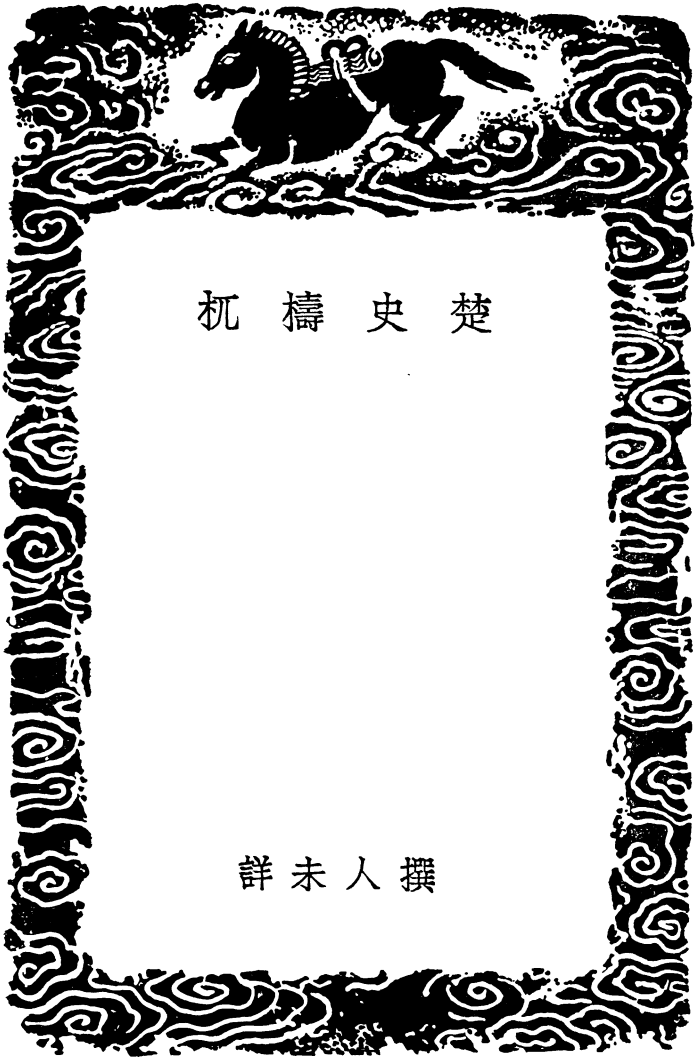
晉文春秋跋

晉文春秋於劉向校讐未之聞。余於近年與楚史檮杌併得之。眞奇書也。不著作者名氏。觀其篇目次第。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雖桓文之事。仲尼之徒不道。而晉乘楚杌。孔子脩春秋多取之。余嘉其書。因鈔寫以備三史之目。時大德十年冬至日。吾衍識。

余所藏陸友仁所書楚史檮杌。吾子行書晉文春秋。倏已三十年。世不多見。因手一通于平溪寓舍映雪老人年八十二寫。

吾衍。字子行。杭人也。衍之言曰。晉文春秋。余近年與楚檮杌幷得之。不著作者名氏。而潛溪宋先生直以爲衍之所著。意必有所據矣。姑闕以俟知者。時

成化戊戌春二月王衡記。



楚史檮杌

撰人未詳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逸史及祕書二十一種皆收有此書逸史本在前故據以排印

楚史檮杌目錄

問爲國第一
茅門令第二
虞丘子第三
士亹傅第四
隱戲第五
伐陳第六
晉伐楚第七
伐鄭第八
伐越第九
取陳第十
伐晉第十一
圍宋第十二
克鄭第十三

問鼎第十四
樊姬第十五
赦解揚第十六
申侯第十七
射兕第十八
好獵第十九
養由基第二十
絕纓第二十一
子佩飲王第二十二
相人第二十三
築臺第二十四
沈尹華第二十五
孫叔敖諫第二十六
寢丘第二十七

楚史檮杌

明　新安吳　琯　校

問爲國第一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逌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禍國驕士民哉。

茅門令第二

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轅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轅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主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社稷者。社稷之臣。不宜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而上位危。社稷不守。何以遺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虞丘子第三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由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受之政則國而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榮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祿而不猒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士亹傳第四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主國語作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

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摄。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太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赧。

隱戲第五

莊王淫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羣臣曰。政不治而社稷危。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他書作伍舉諫。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飛不鳴。不審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鳥雖不飛。飛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說。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修治。士無所行矣。

伐陳第六

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殊。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環。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列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吳師大敗。

晉伐楚第七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之何其辱羣臣大夫也。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

伐鄭第八

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鑾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斯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杆木（公羊作不）穿皮不盡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天下。當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公羊作）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諫曰。晉、彊國也。道近分解。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彊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

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

伐越第九

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知之如目也。王乃止。

取陳第十

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與兵伐之。遂取陳。

伐晉第十一

莊王欲伐晉。使尹豚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尹豚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圍宋第十二

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公羊作堙）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

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柝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秣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公羊作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言其故。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耳。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

克鄭第十三

楚人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左氏作譏）乎。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退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

問鼎第十四

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觀兵於周疆。（左下有宇）定王使王孫滿勞莊王。莊王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興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樊姬第十五

莊王聽朝罷燕（韓詩外傳作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何也姬曰妾得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妾未嘗不遣人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韓下有美字）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

赦解揚第十六

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莊王莊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而救宋宋雖急愼毋降楚晉兵今至矣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令（左作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信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君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願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而歸之晉爵爲上卿

申侯第十七

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食。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焉。

射兕第十八

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大夫諫曰。子培、賢者也。此必有故。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病死。兩棠之戰。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射隨兕者。不出三月。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平之書而視之。於故記果有焉。乃厚賞焉。

好獵第十九

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虻於樂乎。王曰。吾獵以求士也。其榛叢刺虎豹者。吾以是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以是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以是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養由基第二十

楚庭嘗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之。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猿

擁柱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王大悅。

絕纓第二十一

莊王賜羣臣酒。日莫酒酣燭滅。有引婦人之衣者。美人攬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攬得其冠纓。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子佩飲王第二十二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王曰。吾聞子其於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

相人第二十三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愼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

元中記

補逸

郭璞撰
茆泮林輯

本館據十種古逸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元中記

元中之書。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姓氏。惟羅苹注路史云。諸書皆引郭氏元中記。其中狗封氏事。與山海經注一同。知爲景純。然於他書亦無可據。又讀吳淑事類賦敘。已云散佚。則是書之亡。當在北宋前。雖其說多荒誕不經。要亦古籍之足備異聞者。余故彙而輯之。以俟好奇者之採擇云。道光丙戌盛夏。高郵茆泮林自識。

元中記

郭氏撰

霹靂磴

玉門之西南羌之東有一國國中有山山上有祠廟國人五六百戶無他事役歲歲出石磴數千枚輸廟中名爲霹靂磴給霹靂用從春雷出磴日減至秋而盡御覽十三引作石尖書鈔五十二霹靂封氏見聞記卷八七百九十七引作案封氏見聞記云人間往往見細石赤色形如小斧謂之霹靂斧云被霹靂處皆得此物予曾於小朱山僧海德房中見一石與前後所見者皆相類問將此何用曰房中大石往年被霹靂劈爲兩段於霹靂處得此俗謂之霹靂楔偶然收之無所用也案元中記有霹靂磴云諸字書檢無磴字禮記有雜金鑽牛骨鑽音爲祖含磴字石傍與金相類讀宜同矣愚案封氏之說未確宋本御覽十三五十二皆引元中記作石磴惟七百九十七引元中記作石尖尖當卽鑱之俗字說文云鑱楔也與封氏所聞霹靂楔之說合據此則字當音子廉切蓋既不得从鐕字讀祖含音亦不得如吳博士事類賦注所引以孫強所增之玉篇字讀子林切也

鍾山石首

北方有鍾山焉山上有石首如人首左目爲日右目爲月開左目爲晝開右目爲夜開口爲春夏閉口爲秋冬御覽三十八

火浣布

南方有炎火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三

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條。至四五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此木以爲薪。然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御覽八百六十八

柴都

東方有柴都焉。在齊國。有山。山有泉水。如井狀。深不測。至春夏時。雹從井中出。常敗五穀。人常以柴塞之。不柴塞則出也。故號爲柴都。御覽十四　七十引元中記柴都作柴濟。

扶桑木

天下之高者。扶桑無枝木焉。上至天。盤蜿而下屈。通三泉。御覽九百五十五事類賦桑注

水

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及其氣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御覽五十九初學記六　藝文類聚八　水經注後叙

惡燋

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惡燋焉。水灌而不已。惡燋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隨盡。故水東流而不盈。藝文類聚八　御覽五十二引元中記惡燋作沃燋。石六十引作沃焦。文選江賦注全。

弱水

天下之弱者。崑崙之弱水焉。鴻毛不能載也。御覽六十五　史記匈奴傳索隱　漢書外夷列傳注

洞庭寶室

吳國西有具區澤中有包山有洞庭寶室入地下潛行通琅邪東武（御覽四十六初學記八）

黃池穴

彭城北有黃池穴如洞室北通王屋山（白帖穴）

青城山穴

蜀郡有青城山山有洞穴潛行分爲三道各通一處西北通崑崙（御覽五十四一百六十六）

伏羲

伏羲龍身（文選魯靈光殿賦注）

女媧

女媧蛇軀（全上）

狗封氏

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以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亡三月而殺女戎之首來帝以爲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百里而封之生男爲狗生女爲美女封爲狗民國（御覽九百五藝文類聚九十四）

扶伏民

扶伏民者。黃帝軒轅之臣。曰茄豐。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後世爲扶伏民。去玉門關二萬五千里。御覽七百九十七

奇肱氏

奇肱氏善奇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御覽七百五十二

伊族與唐吾俗民

伊族與唐吾俗民穴居。去玉門一萬里。藝文類聚

朱梧縣民

朱梧縣。其民服役。依海際居。產子。以沙石自擁。不食米。止資魚以爲生氣。御覽三百六十一

丈夫民

丈夫民。殷帝太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子二人。從背脅開出。其父則死。是爲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全上案山海經海外西經郭注與此亦同王英作王孟）

化民

化民食葉三七年化。能以自裹。如蠶繭。九年生翼。十年而死。去琅邪四萬里。御覽八百二十五（案藝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五俱引括地圖作化民食桑二十七年化而自裹據此則葉上當脫桑字三字當二十之訛也）

端門送疫

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自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荆楚歲時記

桃人

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以雄雞毛置索中。蓋遺象也。御覽二十九

積石山桃

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籮。御覽九百六十七齊民要術十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

桃都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卽鳴。天下雞皆隨之。御覽九百十八齊民要術十藝文類聚九十一

白蒙

東海有樹。名爲白蒙。其汁可爲脂。色白味甘。書鈔脂部

烏桕

荆州有樹名烏桕。其實如胡麻子。擣其汁。可爲脂。其味亦如猪脂。全上。齊民要術引。首語下作其實如雞頭。迮之如胡麻子。其汁味如猪脂。

木槿

君子之國。地方千里。多木槿之華。藝文類聚八十九

元菟山花

元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織爲布。御覽八百二十

大樹山樹

大樹之山。西有採華之樹。服之則通萬國之言。御覽九百五十二藝文類聚八十八

千歲樹

千歲樹之枝。中央下四邊高。御覽九百五十二

百歲樹

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御覽全上藝文類聚八十八

松脂

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御覽九百五十二藝文類聚八十八初學記二十八廣韻三鍾注

楓脂

楓脂淪入地中。千秋爲琥珀。御覽八百八酉陽雜俎十一

樹精

千歲樹精化爲青羊。御覽八百八十六九百二藝文類聚八十八

又

萬歲樹精爲青牛。多出遊人間。御覽類聚引全上初學記二十九。

又

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克。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絲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上言。秦王依此言伐之。中有青牛。逐之。入灃水。御覽九百五十八

又

秦始皇時。終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惡之。興兵伐之。天輒大風雨。飛沙走石。人皆疾走。至夜瘡合。有一人中風雨傷寒。不能去。留宿。夜聞有鬼來問樹。言秦王凶暴相伐。得不困耶。樹曰。來即作風雨擊之。其奈吾何。又曰。秦王使三百人披頭。以亦絲繞樹。伐汝。得無敗乎。樹淡然無言。疾人報秦王。案言伐斷。中央有一青牛出。逐之。走入於河。于是秦王乃罷。髦頭騎。御覽六百八十書鈔髦頭

案此與上秦文公事相類。史秦本紀秦隱引錄異傳。藝文類聚九十四引列異經。俱作秦文公。不知御覽引元中記。何以一作秦文公。一作秦始皇也。書鈔引元中記。亦作秦始皇。將毋當日所傳異詞。郭氏並載之。抑或後人傳鈔轉刻之誤歟。故兩錄之。以俟博雅君子之考訂焉。

又

漢桓帝時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直走。盪桓帝。人皆驚走。木尉何公爲殿中將軍。爲人有勇力。走往逆之。牛目之反走。還河。未至河。公及牛。乃以左手挽牛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也。御覽二百三十九

老狐

五十歲之狐爲淫婦。百歲狐爲美女。又爲巫神。（御覽九百九）

百歲鼠

百歲鼠化爲神。（御覽九百十一）

又

百歲之鼠。化爲蝙蝠。（仝上記二十九）（初學）

蝙蝠

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食之。使人神仙。（水經注夷水）

又

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御覽九百四十六）（藝文類聚九十七）

千歲燕

千歲之燕。戶北向。（藝文類聚九十二）（酉陽雜俎續八）

千歲龜

千歲之龜。能與人語。（初學記三十）

女雀

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車類衣毛爲飛鳥脫毛爲女人名爲天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鉤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爲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卽取兒也以血點其衣爲驗故世人名爲鬼鳥荆州爲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匍匐往先得其所解毛衣藏之卽往就諸鳥諸鳥各走就毛衣衣之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令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衣飛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得衣亦飛去御覽八百八十三九百二十七荆楚歲時記引元中記

又

陽新男子於水次得女雀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水經注

日復牛

大月氏及西胡有牛名日復牛今日割取其肉一二斤明日其肉復生創卽愈也漢人入國示之以爲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葉爲人吐絲外國復不信有之御覽八百二十五九百

蛇邱

東海有蛇邱之地險多漸洳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而蛇身藝文類聚九十六

崑崙巨蛇

崑崙西北有山周回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爲長九萬里蛇居此山飲食滄海類聚全上御覽三十八

員邱大蛇

員邱之上多大蛇。以雄黃精壓之。（御覽九百八十八）

巨鼇

東南之大者。有巨鼇焉。以背負蓬萊山。周回千里。巨鼇巨龜也。（御覽三十八初學記三十文選吳都賦注引鼇巨龜也四字）

東海大魚

東方之東海。有大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遇尾。其產。則三百里爲血。（御覽九百三十六）

北海巨蟹

天下之大物。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於山。身故在水中。（御覽九百四十二）

案山海經海內北經云。大蟹在海中。郭注。蓋千里之蟹也。畢氏校引周書王會。海陽大蟹。并孔晁注。海水之陽。一蟹蓋車。証郭氏說。似不若元中記之奇而確。

蟾蜍

蟾蜍頭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又能食山精。（御覽九百四十九）

又

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不能見。夜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御覽八百八十六）

水狐

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色墨。廣寸許。背有甲。厚三分許。其頭有物向前。七如角狀。見人則氣射人。去二三步。卽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御覽九百五十）

又

蜮長三四寸。蟾蜍鴛鴦鴛鴦悉食之。廣韻二十五德注

玉精

玉精爲白虎。御覽八百八十六

金精

金精爲車馬。御覽全上

銅精

銅之精爲僮奴。御覽八百八百十三八十六

鉛精

鉛錫之精爲老婢。御覽八百十二十六廣韻二十三錫注八百八

又

鉛錫之精爲狐狸。御覽九百十二

瑪瑙

瑪瑙出月氏國。御覽八百八文類聚八十四藝

車渠

車渠出天竺國。御覽類聚並同上

木難

木難出大秦。御覽八百九

頗黎

大秦國有五色頗黎。紅色最貴。御覽八百八

珊瑚

珊瑚出大秦國西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御覽八百七

金鋼

金鋼出天竺大秦國。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削木。大者長尺許。小者如稻米。欲刻玉時。當作大金鏡。著手指間。開其背如月。以割玉刀內鏡中以刻玉。御覽八百十三

鏡

尹壽作鏡。御覽七百十七

帽

旬始作帽。通志畧

元中記補遺

肉

五肉七菜。勝掩鶉鴽。書鈔肉部

狐

狐五十歲能變化。百歲爲美女。爲神巫。爲丈夫。與女子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卽與天通。爲天狐。錦繡萬花谷三十七

案此條載御覽。已引見前文。少畧。今補載之。

梓木楹

凡梓木爲楹。居下則木鳴。謂之爭位。韻府八庚楹韻

越燕胡燕

越燕斑胸聲小。胡燕紅襟聲大。丹鉛總錄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晉文春秋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胡達聰）